

定盦全集

一函
函十二册

定齋文集補編目錄

卷一

治學

勸學

賓賓

規盼

尊命二

乙丙之際塾議一

乙丙之際塾議二

乙丙之際塾議三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論京北可居狀

祖我

卷二

與人論青海事書

青海志序

烏梁海表序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戊戌十一月

卷三

釋魂魄

辯知覺

闡告子

六經正名

六經正名答問一

六經正名答問二

六經正名答問三

六經正名答問四

六經正名答問五

志寫定羣經

說中古文

北路安插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上大學士書

主客司述略

蒙古寄齋表序

與陳博士箋

表孤虛

徵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徵錄尚書攷靈耀遺文

徵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最錄急就

最錄中論

最錄歸心篇

最錄神不滅論

最錄李白集

家範策問一道

最錄穆天子傳

最錄列子

最錄司馬法

非五行傳

極思箴

志未逮箴

削成箴

童心箴

我生之先箴

勇言行箴

文體箴

天琴頌

石書

紙冢銘

醫蘇軾題歸臯亭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剎方略

漢器文錄序

鏡錄序

瓦錄序

說印

葛伯仇餉解

卷四

定盦八箴

大公義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附與江子屏牋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詔

曹翁志碣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顧學士像題辭

杭大宗逸事狀

問經堂記

與人箋

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治學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誥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大夫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誥焉則兼綜之能也傳聞之資也上不必陳于其王中不必采于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于其民陳于王采于宰信于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原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

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于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于其野經于其庠序而肄其豆籩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于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讎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管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視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纓耨長不習吏事九州諸戶閭未窺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尙其惑也轡古以駕今囂然異寡過者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資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勸豫

皇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侈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敝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敝耶何獨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奮之奮之將敝則豫師來姓又將敝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賓賓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藉備百代夫是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桀壽耆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桀壽耆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與同姓之獄不鞠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讎是故進中禮退中道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乎芳香其情以下之瓏玲其詰令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詩曰母金

五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質家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增據亂而治故外臣之未可以在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乎東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賓且進面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議論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七百其大政之名氏姜任嬴芋嬖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聞人則史材也且夫史冊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議論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懽懽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攷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亦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摯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眞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執醫卜之

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裁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屑
稽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
解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王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
夫儲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特
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
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驕夫應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氏之
賓籍闕不亏其季亏其初漢初伏生老寶公蘧申公胥靡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
與姬之交也姒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其官或
有續絕矣其禮或有續絕矣則以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
而晦而行遁藏此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子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逸
氏其衰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孔子皆謂之隆志之民孔子
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亏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
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閭閻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
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于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
寡之君子必無取焉

發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才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貌軀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示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才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使其有力彊武而脩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籀其府焉徘徊其鍾虜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推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獮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于臣不亦莫乎

尊命二

夫六經之尊命罕矣獨詩屢尊命皆魯妃匹之際帷房之故者也文王取有莘氏之女妲氏生九男夫婦並聖唯此神聖克勞靈命命以莫不正詩人莊言之又夷易言之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南國之夫人有不妬忌之德使衆妾以禮進御於君衆妾則微言之又稍稍感概而言之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寶命不

同曰抱衾與粥實命不猶此命之無如何爾不失爲正命者也乃有無如何而不受命者矣不受命而卒無如何者矣詩人則刺之曰乃如之人也褻昏嫺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其言有嫉焉有瀆焉抑亦有歎歎焉抑亦似有憾於無如何之命而卒不敢悍然以怨焉之三詩者可以盡天下萬世妃匹之際帷房之故之若正若不正漢司馬遷引而申之於其序外戚也言命者四言之皆累歎善乎遷之能讀三百篇闢幽微告萬世也三百篇之世暨遷之世天竺法未東命之正命之無如何又各有其本因是已緣是已生是已詩人司馬遷惜乎其皆未聞之未聞之而不能不立一說使正者受不正者亦受無如何者亦受強名之曰命總人事之千變萬化而強談之曰命雖不及天竺書要之儒者之立言覺世而牖民莫善於此莫善於此或問之曰傳曰發乎情正乎禮義其言何若應之曰子莊言之我姑誕言之子質言之我姑迂言之夫我也則發於情止於命而已矣

乙丙之際塾義一

歲辛酉直隸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癸亥訖乙丑再決南河更有食於星者曰水緯且失度水氣淫於東南不三十年水患不究其食於農官者和之曰其然近年金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水之母也母氣衰子氣旺更食於市官者笑之

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天下生齒庶原之出也不饒故金之權曰尊權曰尊氣益威神胡謂衰客爲士者謝吏曰子之義高義也雖然食誠細而貨之不獨盈也又久不親伐金者乎伐者化不親挾金市海者乎市海者潰有所潰有所化有所不反夫又有所鬱也今金行名專而實耗用博而氣鬱耗者莫禁於下鬱者莫言於上皆守肩睫之間而不見咫尺之外失金之情者也欲弗衰得乎於是龔自珍聞之曰如客之言其潰者其化者當世事實也其鬱者非當世事實也如吏之言母衰子旺之測則漢氏之詆言也然而古之治金行亦必有道矣道如何曰官府弗分受其福不受其權然後察十等之有無而劑之氣

乙丙之際塾議二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木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妻宮羽淆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平平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吏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巷無才倫市無才駟藪澤無才盜當彼其世也而才士孤根日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目至於僂

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擔荷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早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諄諄者則早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眊然眊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歸之倫慙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異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如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燼木三代神聖不忍棄才臣智士而厚豢驚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塾議三

客問龔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覩曰異哉覩書獄者獄如何曰古之書獄也以獄今之書獄也不以獄徵獨南邸抄之獄獄之衅皆同也始狡不服皆同也比其服皆同也東西南北男女之口吻神態皆同也獄者之家戶牖牀几器物之位皆同也吾睹一或釋褐而得令視獄自書獄則府必駁之府從則司必駁之司從則部必駁之視獄不自書獄府雖駁司將從司雖駁部將從吾睹二視獄自書獄書獄者之言將不

同曰臣所學之不同曰臣所聽之不同曰臣所思慮之不同學異術心異藏也或亢或孫或簡或縉或成文章語中律令或不成文章語不中律令曰臣所業于父兄之弗同部有所者以甄核外上有所察以甄核下將在是矣今十八行省之挂仕籍者語言文字畢同吾睹三曰是有書之者其人語科目京官來者曰京秩官未知外省事宜宜聽我書則唯唯語入貲來者曰女未知仕宦宜聽我書又唯唯語門蔭來者曰女父兄且攝我又唯唯尤力持以文學名之官曰女之學術文義皆不中當世用尤宜聽我書又唯唯今天下官之種類盡此數者既盡驅而師之矣強之乎曰不既甘之矣吾睹四左雜書小獄者必交於州縣左雜畏此人矣州縣之書獄者必交於府州縣畏此人矣府之書獄者必交於司道府畏此人矣司道之書獄者必交於督撫司道畏此人矣督撫之上客必納交於部之吏督撫畏此人矣吾睹五其鄉之籍同亦有師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師同其約齊號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驕視蔓引而蠅孳亦有愛憎恩仇共相朋相攻聲音狀貌同官去弗與遷也吏滿弗與徙也各行省又大氏同吾睹六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貴久亦自貴也農夫織女之出於是乎共之宮室車馬衣服僕妾備吾睹七七者之睹非憂非劇非醒非瘧非鞭非箠非符非約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挾百執事而顛倒下上哀哉誰爲之而壹至

此極哉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延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攷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蔚

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雪物之鮮新側聞東海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宣鄙陋蛟龍有靈不攫吾書吾賤士也祿位無籍名聲不表於當時班固云據裏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開之開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奪則亡東國力守舊而過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汎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詁經之遺文及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錄之旨計兩冊苟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於其上凡七十規又別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者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賈劑之平有長年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於鄒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鼎籛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札扁函齎此拳拳夢魂有靈以爲先驅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煖客益衆土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艸木朮朮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稿也蠹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備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礲礪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事數縣恒寒故腠理實恒勞故筋骨固貪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買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

祖我

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近○宮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阨墓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疔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犂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噫吾少年營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

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謂我人寧慕我又未心使我老東南从曼妙之樂也我力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書志既送客書示兒云

與人論青海事書

嚴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逐於正德之間蒙古阿爾禿斯再見逐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今和碩特二十有一族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其餘喀爾喀一族輝特三族土爾扈特四族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興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讎名近正力近強必非各特所能禦渙中諸旗距番遠尙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強強即弗恭順羅卜藏丹津非其前事邪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喇嘛察汗諾門汗一族最富盛貧番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喇嘛位號在西藏達賴班禪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褒以封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